



加 著

上色韵青桐林

上 部

第一章 三个特派

安东造纸厂副厂长岳全善，在一个夜里，一个不同寻常的、千军万马大撤退的夜晚，他仿佛没有合过眼睛。现在，他的眼皮又涩、又沉，一个翻一个的波浪，在他眼前闪过。他只觉得浑身的是精神又极好。

岳全善从一堆破麻袋里，撑起身来。他第一个厂长何士捷在哪里。他们是在昨天夜里分手的，很久了。当时，岳全善知道得很清楚，他们很快就会至他早已想到了，他们见面的地方就在这第一个落脚

这是一座不大的仓库，里面光线很暗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一个挂着一层烟尘的圆窗孔，透进来一丝微弱的光，照射着躺卧的模糊的身体，发出一阵阵鼾声和梦呓声，其中搅着烈的汽油气味和人体的汗臭，几乎使他作呕。

岳全善摸索着向隔间走去，这个隔间是用白漆木板隔开的，连门玻璃也用白粉涂过。他不知为什么竟认为何士捷一定在里面。他扭住了门把手，只有这时他感到自己的手臂多么酸无力，彷彿他刚刚害过一场大病一样。

隔间里更加昏暗；但岳全善一眼就看清了一切。在一張

上躺着一个人。这还能是誰呢？只有何士捷的腿是个关口上他的腿摔坏了，接骨神手孙瘸子給他纏上这堆紅布里散出一股醋酸的味道。何士捷的上領口披散着，一簇一夜之間生長起来的鬍鬚，广闊的額头，被黑叢叢的眉毛隔开了，一双明眸。

门一打开时，就睜开了，如同何士捷知道岳全善他。岳全善却是出其不意地看見了何士捷手扶在椅背上，兩耳一陣轟鳴，心絃綑得紧紧，通过他的泪水打湿了，模糊起来了，好半天还是何士捷先問道：

“谁？”

，被何士捷的手压着，又紧紧地攥起来。这句亲近了那么多的意思：“把你知道的，全告訴我吧！”他們——你和我的战友們怎样？”

善的述說当中，何士捷不时地动着。岳全善知道何士捷疼。他想：多么好的一个人，竟不得不吃这个苦头。现在又不得不蹲在这个小窝里。岳全善周圍望了一眼，酸酸的，談話就中断了……

洪澄从椅子后面，揉着眼睛爬起来。她順手把毯子向徐家才上扯去，徐家光也醒了。她們的出現，使岳全善觉得这番变历历在目，它既真实，又沉重。

何士捷这时独自对洪澄說道：

“應該看看去，常常向他們取得联系……我們除了等待行动，还做什么呢？……”

在何士捷的臉上，迫不及待和疑慮的神情交混着。岳全善

心里暗暗地想：一切都变了，連何士捷也不像从前了。將来的生活，真不知道怎样开始呢？

岳全善跟在洪澄后面走出来。何士捷突然对岳全善喊道：

“你到哪里去？你如果去洗臉，也給我帶一盆水来……不，最要紧的，还是給大伙准备早飯……我們是在行軍，已經不是个工厂，把帶來的干糧拿出来，改变一切章程，从头来过……先去看看我們的人，对啦！最重要的还是先去清查一下人数吧！……”

岳全善双手扶着門檻，又看見了何士捷的堅毅的面孔，又听見了他那鎮定和乐观的調子。岳全善在心里說：“新的生活真的开始了，也許是艰苦的；但比过去会更有信心。看吧！”

在倉庫的洋灰地上，麻袋包上……到处睡着他的亲密的伙伴。他們有的醒来了，一齐向岳全善伸出了手，在欢迎他的回来。

鴨綠江造紙厂厂長高仲，在那最緊張的一夜，可以說是躺在床上指揮的；因为他的胸部疼痛。他患过肋膜炎，肺部也不好。他並沒有一直躺在床上，他进进出出無數次，每次回来才在床上挨一会。他有病工人是知道的；但是他不願意工人看見他在最后一刻鐘还躺在床上。事实上，他上了汽車，才算离开了那只床。他上汽車之前，对他的兩個助手朱怡昌和陈祖仁，說道：

“你們馬上上船，听明白了嗎？”

这是無上关切的命令；由於簡短的語气，由於他的眼白發出来的冷峻的光，这道命令也是最严厉的。

在靠近他的工厂的江心中，停着五只大沙船^①。因为在他管轄的地区内，有一个造船厂，他就利用了这个有效的交通工

① 这种船有三四百石的容量，来往在沿海一带。

具，提出了一個“江心政策”。他把所有的船隻交給了航務局，只贖下了這五隻大沙船。他把它們並排停在江心，像一個小島子一樣。另外他控制了一隻小汽輪和幾隻駁船，它們如同一隻跳板，把江岸和那個“小島子”連結起來。

在這五隻大沙船上，裝載了除用火車運走之外的全部物資，所有幹部和家屬。此外，這個“江心政策”大大鼓舞了幹部的情緒，在物資清單之外的許多物資，也裝上去了。

在高仲下命令的同時，有四隻沙船由汽輪拖着靠近了上游的江心島。贖下的一隻，等最後一批幹部上齊了，才能靠上去。

事實上，最後一隻沙船並未按時靠攏，它仍然孤單單地停在江心，彷彿擱淺了一般。

高仲到了江心島，越加激動起來，一條江水並沒有割斷他和工廠的聯繫；相反的，他的心還像留在對岸似的。給他指定的住處，是在一個警樓上，偏巧又正對着這隻沙船和他的工廠。

他在室內走來走去。本來他可以躺在床上了；但是他反而不能躺在床上。他終於在對岸火光的反射中看見了那條船。他喊：

“怎么回事？這條船……”

有人到江岸去了。回來報告說：大約一會就會拖過來。

過了一陣，高仲又喊起來了。這回的聲音比上回更大，更急躁。

“這是什麼鬼東西？它要什麼時候才過來？”

這次派去的人，和他的助手之一陳祖仁一起回來了。陳祖仁本是一個鐵工；可是沒有一點鐵工的樣子。長得既清秀，聲音又尖細，他慢條斯理地說：

“想是朱怡昌還沒有過來？”

“誰？他不是和你一起嗎？”

“后来就不一起啦！”陈祖仁簡單地回答。

“这东西……”

沒有人知道“这东西”是指的什么。高仲在房間里直轉身，又用手扯着他的毛草頭髮。他用眼白看着陈祖仁，显然又不能全怨他，一定是由於什么誤会和事故。朱怡昌和陈祖仁都是他亲密的伙伴，得力的助手，他安排了一切，要大家一起撤到这里来；但是最后只有朱怡昌一个人沒有来，或者將來也不能来的时候，他怎么能对得住自己的同志呢？这种思想咬着他的心，他一直向江岸跑去了。

高仲在那条沙船上遇見了兩個年輕工人。据他們說：他們打算把一批洋馬赶上船；可是剛过了道岔子馬惊了，走散了，他們追到制材厂，朱怡昌也追到制材厂，后来就不見了……高仲什么也听不进去，他叫小汽輪往对岸开。对岸一片火光，在火光中停着一只划子。划子上的船夫对高仲說：他等到了現在，朱怡昌还没有回来。高仲又命令小汽輪順着江岸向上开去，不远就是制材厂。还不到制材厂，迎面擦过一只帶篷的船，船头上似乎站着一个人，虽然火光照得通亮，要想看清这个人还不容易，不知为什么高仲認定那个人就是朱怡昌，他叫汽輪又去追那只帶篷的船。

果然在船头上站着的就是朱怡昌。他的衣肩撕掉了半边，手中擎着一支短槍皮套。他的槍早就失落了，他为了威胁帶篷的船向他指定的方向开，手中擎着一只皮套也許是可笑的；不过，任誰看見他的煞神一般的面孔，都相信子彈随时会从这只皮套里射出来。

朱怡昌上了汽輪，顛躓了一下，在高仲的脚前軟軟地溜下来，兩個人緊緊地握着手。朱怡昌的肩头有些顫抖，高仲在火光

中看見他臉上的傷痕，什麼都明白了。他激動地喊着汽輪快開。他們的手越握越緊。汽輪靠了岸，高仲剛想站起來向跳板跨去，一口發腥的帶咸味的血，從他的嘴里噴了出來。

安東紡織廠廠長黃大霖，是過江最晚的一個。他從未想像到他的物資會那麼多，因之在撤退那天晚上，不能不求救於何士捷，派人馬去幫助他。就是這樣，他也沒有把自己的物資搬完。直到最後一分鐘，他才向集中的地點走來。他一個人順着堤埂子走去。他走得很慢，還不時向右後方看他的工廠。他的工廠窩得最遠，在他眼前不時顯現出來的照明燈光和嘈雜的人聲，就像他真的看見了自己的工廠一樣。他奇怪自己怎麼一下子從這個混亂的局面里抽出身來。雖然如此，他的衣服還是十分整潔，每個扣子都扣着，有鉄跟的皮鞋碰着石子，還是登登地响。

他不時地停下來。他在極力回想一件事：倉庫的門像一只大嘴……火車上的布匹堆集如山……一聲槍响，四周無邊的黑暗……最後他到底想起了他要想的是他的老婆。他十分惊奇地問自己：他在想什麼時候和她見面的，昨天呢？還是以前呢？他對她一直抱着在根据地結婚時的印象：她的臉不算太美，嘴角上掛着微笑，永遠那麼痴情地望着他。結婚那天，不論他問她什麼，她都一句話也不說，低着頭，連脾頸也紅起來了。這情景就像是昨天一樣，可以說他是十分愛她的。那一天，廠內醫生來向他報告病情，說：“最近起色很大，她不能和別人一樣，為了好的快一些，最好離你近一些……”醫生又進行了一番解釋，黃大霖什麼都同意了，叫她由市內醫院搬回到廠內醫院。以後就接到了撤退的命令，一直忙得沒有去看看她。現在他覺得醫生的話很費解了。她不能和別人一樣，這句話是不是指着可能要她到

大后方养病而言呢？有一些人确实到大后方去了，她可不能。他知道她不願离开他，从另一方面說，他自己也不能离开她。

黄大霖知道苏云，就在那些船上，她將同他一起走，甚至，只要他願意，現在就可以去看她。

每个單位只有少数人在这里集中，其余的人，早就連夜乘船向寬甸出發了。苏云乘的那只船，已經变成了一只病船。小小的船艙里，散發着酒精的气味，油灯吊在柱子上，它的影子在白色床單上搖晃着。在最后这个时刻里，医生站在苏云的床前，她的表情多么安靜呵！当医生摸着她的手腕时，她果然睜开了眼睛。也許只有医生才懂得这种眼神，洩露出来的秘密。只有一个病人，把生的留恋集中为一个願望的时候，才会这样的。她的眼睛在說：“我要去了，我是多么舍不得去呵！快叫他来看我吧！只有他可以留住我，因为他爱我，他的爱可以战胜一切……”

医生把苏云病情危急的消息，告訴了曲十海。曲十海一直在岸上等着，当曲十海再把这个最后的願望，传达給黄大霖的时候，苏云那只船早已开出兩個鐘头了。

三天之后，黄大霖的船到了長甸河口，無疑的，他是到得最晚的一批。一眼看去，这里有些事已經結束了，有些事又要开始了。在黄大霖的腦子里，已經習慣了这些变动，像这些船只一样，或者向更远的地方去，或者就在这里停住。但是，他一下船，厅長就找他去了，並且他剛剛踏进只有驛馬大店才会那么嘈杂的院子里，就听见厅長远远地对他说：

“黄大霖来了。这里，全留給他。他要留在長甸河口。其余的人，都要出發到临江去。”厅長又轉向黄大霖，好像搜寻他留在这里的理由，接着說：“不論誰，都要尽快搶运物資，决不能留下一点落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。怎么样？快去組織力量吧！你要

在这里打第二个仗。”

黃大霖关上身后的門，腦子里轉了一下：“为什么不叫何士捷留下来，这里全是他的物資呀！”他完全不知道何士捷摔坏了腿，也不知道高仲咯了血。正是为了这两个原因，厅长才决定把他留下来。另外，当然，也是为了……

这是因为黃大霖剛走出院子，曲十海迎面走来，对他說：

“我找不到她啦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們来晚啦！”

“你說什么？”

曲十海把一切經過告訴了黃大霖。由安东出發的那天，苏云死在船上了；船一靠岸，就把她安葬了。

黃大霖蹲在路旁，兩手捧着头，就像天旋地轉了一样。呆了一陣，他才抬起头来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

“为了这个，才留下我的，我明白了……”

“走吧！”曲十海在一旁催促他。

“哪里去？”

“他們說在南山上。他們說往里走一截，就会看見的……”

“不，既然留下了，不怕沒有時間……現在，集合人手要紧……”

何士捷他們在長甸河口船上，吃到的第一頓飯是油条、大餅、白开水。每个人的嘴唇上，厚厚地沾着一層油漬，當他們用藍花大碗喝水的時候，油花就在水面上散开了。

何士捷陰沉着臉，四周沒有一個人說話。只有洪澄一個人側着身子，望着何士捷。何士捷的兩眼凝然不動，只有牙巴骨在

費勁地嚼着。彷彿他不是在用嘴吃大餅，而是用思想來吃大餅似的。一個人在大變動中，常常出現了新的，不可捉摸的神態，有些話語和姿態，變得那麼陌生，以致要去找尋過去熟習的東西是困難的。現在洪澄就是這樣的注視着何士捷。

洪澄又找着了原來的何士捷。她想起了好幾個不眠的夜晚，想起了她在江邊上，如何得到了何士捷摔腿的消息，如何又在緊張的黑夜中撤離了工廠。

何士捷摔腿這個事件，引起了一連串的變動。起初，她不得不因此與自己的孩子分離。當她以為可以乘車趕去的時候，想不到又改成了水路。現在她來到長甸河口了；但是同一天由安東出發的各種車輛，直到今天還未到達，更奇怪的是梁滿富老婆，為了迎接她，又帶着孩子由旱路趕到寬甸去了。當然，梁滿富老婆，只知道他們應該乘汽車經由寬甸來長甸河口的。這一差錯，又怎能埋怨她呢！

眼前在腿上綁着夾板的就是何士捷，鼻翼兩側出現了新的皺紋的也是他；閃着深沉的目光的這個人，也就是她的親愛的他。現在她把對孩子的系念，一齊集中到了何士捷的身上。你看他，鬍子那麼長，也沒有梳頭，不叫那條腿他不會這樣的。他的腿在疼嗎？在洪澄心中湧起了一股強烈的愛撫的願望：“他病了，一路上沒有營養，至少給他弄個雞蛋吃吧！”她這樣想，迅速地在工人的臉上漂了一眼，又打消了這個主意。她一方面說服了自己，另一方面那種愛撫的渴望越加增長了。

衣廷秀這時帶回消息說：我們都到臨江去，又說到長白去！

衣廷秀紅撲撲的臉，從窗外探進來。到臨江去，或到長白去，對他來說同樣的好。可是何士捷和洪澄兩個人互相對望了一下，卻摸不透這個變動了。何士捷問衣廷秀：

“你說我們，我們是誰？”

“所有的人呀！”

“我們呢？”

“我們也去。”

“誰留在長甸河口呢？”

“聽說廳長派黃大霖留下來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……”

何士捷的疑問是有道理的：造紙廠的全部人員和物資都在長甸河口，為什麼要派黃大霖留下呢？何士捷沉不住氣，坐上擔架到廳長那里去了。

何士捷走了之後，洪澄從衣廷秀那里知道了所有的情況。因為根據地不在長甸河口了，而在長白了，所以都到長白去。但是又必須有人搶運長甸河口的物資，因之這個緊急任務才沒有落在何士捷這個病人身上……

洪澄等着何士捷回來。在這個急劇的變動之後，不知該怎麼辦。她覺得為了孩子，為了物資和那些家屬，何士捷應該留在長甸河口；可是為了他的腿，他又怎麼能夠留下呢？

不一會，何士捷回來了。洪澄問：

“怎樣？”

“為什麼不該是我？要搶運，那也是安東造紙廠的物資……”何士捷剛才在廳長那里，想必也這樣激動地爭論過。他的干裂的嘴唇，掛着一點血絲，兩只眼睛在簇黑的眉毛下面燃燒着。“高仲吐了血，黃大霖剛剛死了老婆，我可是一個好人……”

他扶着船口，站得更直了。

岳全善在旁邊表示決心說：“我們全要留下，……”

“不，”何士捷說，“原有的幹部儘夠了。你們都要到長白去，

归黃大霖負責，今天下午出發。”

“你可不能只是一个人……”洪澄惊恐地叫着。

“把衣廷秀留下足够了，”何士捷妥协地笑了笑，一眼找到了衣廷秀，对他说：“刚才我在厅长那里保证：腿不碍事，要有一副拐杖，就能赛跑。现在显显你的本事吧！都说你的手上安着滚珠，能抓到随便什么东西，先给我找一副拐杖来吧！”

只有现在洪澄才清清楚楚看到，叫何士捷带领黃大霖那一摊子到長白去是够困难的；可是留在長甸河口可又更加危险。他怎么能够单独留下呢？

“我也要留下！”洪澄突然说。

“抢运像打仗一样呢！”何士捷一边说着，一边想从洪澄的脸上搜寻什么。

“我要这样。”洪澄又说了一遍。

“你不能。”

“能。”

每次都是这样的。只要洪澄不做任何解释的时候，就表示她的决心已下，连何士捷也动摇不得了。

黃大霖接到了第一个留下的命令之后，又接到了第二个出發的命令。他本来集中了幹部，做好了准备，也只有这样，他才能騰出時間，到苏云的墓地去一次，或許还会有第二次，第三次……。现在，这只能是最初的一次和最后的一次了，因为他就要出發了。他不但再也看不見生前的苏云，而且也要同她的坟墓永远相別了。他一边走着，一边这样想着。现在他明白了“离得你近一些”这句话，正是她的最后的願望，难道那时她就意識到她和他將要永別了嗎？她为什么不把这話亲自告訴自己呢？

“晚了！”黃大霖在心里这样說。他一想到五天之前，或是十天之前，他一定能够挽救得了她的生命的时候，悔恨和悲痛就咬着他的心，咬得像出了血似的那般疼。

他在路旁坐了很久，他忘記了時間，也忘記了方向，似乎每棵樹木，都陪着他哭泣，他懷着一顆破碎的心，懷戀着他的蘇云。

一陣汽車，從大路上開來。他站起來，曲十海跳下車，把他扶上車，汽車抹過頭，又朝原來的方向開去了。

他從曲十海的面孔上，什麼都明白了。這裡一切都過於緊張而他又一次一次停下來，錯過了時間……帆船一只挨一只地靠着碼頭，帆布被風吹着，繩索在水面上跳着，濺起了浪花……好像在說：一切都準備好了，只等出發了。也許因為這個，曲十海才乘車去找他回來。曲十海為什麼不問一下呢？也許曲十海以為時間這麼久了，看見他坐在那裡，那麼他是剛由墓地回來的吧！不是的，一千個不是！他還沒有去。這樣看來，他連和蘇云的墳墓作別的機會也失去了。

大約有十幾個女工，一起站在碼頭上。她們既不上船，也不走動。她們摟着肩膀，偶爾交談一句。黃大霖站在路燈杆的前面，一會臉朝東站着，一會又臉朝西站着，機械般地換着他的兩條腿。他的臉上籠罩着陰暗、悲傷的表情。他轉動一次，那些女工就在心中嘆一聲氣，她們完全忘記了自己，比黃大霖還要傷心呢！

她們之中有一個叫張月英，頭髮黑得發光，像是塗着油似的，白淨的臉上長着一雙好看的娥眉。只有她躲在另一個女工身後，不敢大胆地去看黃大霖。她在蘇云的臥室里看見過黃大霖，在車間里黃大霖也和她談過話。前幾天在船上的時候，蘇云單單拉着她的手，抬起頭來，費力地問：“門在哪裡？”張月英知道她在等黃大霖。蘇云的臉上最後升起了一朵紅暈，她的頭重新落到枕

头上，甚至張月英听見了苏云的失望的嘆息。隔了不久，苏云又睜开了她的眼睛，張月英湊过身去；可是苏云臉上最后那朵紅暈消失了。她要对張月英說什么，也沒有說出来，就这样咽了气。

在工厂里張月英去看苏云的时候，苏云从張月英的口中知道了对方的身世和家庭。苏云非常喜欢張月英。有一次苏云悄悄地对她說道：“我和你像亲姐妹一样，我舍不得离开你，也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。黄大霖是一个多么好的男人呵，可是我活不長了……”說到这里，苏云的眼睛一直瞅着她，把她瞅得不知怎样才好。

以后，苏云也和黄大霖說过同样的話。她說：“大霖，我死之后，就找張月英吧！这人深厚，只有她才能配上你……”“不，世界上再沒有比你更好的了。”黄大霖这样回答她的爱情。

正午十二点开船了。十二点鐘以前，黄大霖沒有离开原来的地方。有人請示他，他就站在那里回答。最后有人报告他說要开船了，他才响着鞋后跟，登登地走上跳板。船一离岸，他在心里默默地說：“我走了；但是我一定回来看你……”

前面那只船上有人唱起来了。只有黄大霖这只船，大家都沉默着。黄大霖向对面望了一眼，坐着的正是張月英，其余的兩位也是女工。黄大霖很快地把眼睛从張月英的臉上移开，因为他想到苏云对他說过的話：“这人深厚，只有她才能配上你……”接着他想：“她真的来了。她知道这些話嗎？为什么她就坐在对面，这么巧呢？”另一方面，張月英坐在那里，一动不敢动。苏云說过的話也在扰乱着她，当她进一步地在猜測黄大霖知道不知道这些話时候，就像犯了罪一样，臉也紅了，心也跳起来了。

黄大霖不再想去了。他閉上眼睛，眼前显现了苏云的亲切的面容；可是他一睜开眼睛，苏云的影子消失了，却又看見了張

月英。后来一切都混乱了，他闭上眼睛也看得见張月英，在張月英的旁边，又浮现了苏云的面孔……

黃大霖向船艙里面移去，有人給他讓坐，同时用討好的語气問道：“你剛去看过她嗎？”他痛恨自己，什么也沒有回答。这时帆船滑橋前进，右边船舷吃进水里，不知什么桶子，在船板上滚动。黃大霖紧紧闭上眼睛想：“他們把她埋得太快了。”同时他在心里决定了，不再回到原来那个座位上去，免得看見張月英的眼睛。

梁滿富十几个人，也坐在这只船上。有人不認識黃大霖，問道：

“这是誰？”

“安东紡織厂的黃厂長。”

“怎么这个样子？”

“你没听说，他的老婆剛剛死啦……”梁滿富答。

第二章 会合

何士捷走下船来，在長甸河口受到的第一个考驗，便是在沙灘上拄着拐杖行进。走完了沙灘，連扶着他的衣廷秀也汗流滿身了。

何士捷爬上陡坡，把拐杖紧紧夾在腋下，站着观看眼前那片房屋。在这条南北大街上，在那些树木后面，住着他們工厂由安东分三批出發前来的工人和家屬。

何士捷忘記了先看見誰的。不一会工夫，人們全来了，最多的是家屬和小孩，最后押船来的郝四喜站在他們中間。何士捷向他問道：